

略论海明威小说的“冰山”艺术特色

刘 璞 610068 四川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

摘 要: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例和其他作家的评论, 简要分析并总结了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色, 主要讨论了海明威小说语言风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实现“冰山”风格的具体语言手段、“冰山”风格在语言效果上的具体体现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文风; “冰山”风格; 文字手段; 文字效果

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不仅在于他是“一位忠实地、勇敢地再现时代的艰辛危难的真实面貌的作家,”^[1]更重要的是, 或者说他对现代文学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用英国作家、短篇小说的研究者赫·欧·贝茨的说法, 就是海明威的小说创作法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海明威的文学作品, 主要是他的小说, 有着开一代文风、自成一格并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作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色。下面就其小说的艺术特色做简要论述。

一、语言风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海明威的作品中不论是死亡主题的表现, 还是硬汉形象的塑造, 都使人产生亲历其境、身经其事的感觉。究其原因, 除了素材的真实性外, 这种效果和他采用的文字表现手法有关。

(一) 作家从作品中退场

在西方 19 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中, 作者是经常在书中出现的, 经常站出来对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或解释评论。海明威与此不同, 他继承了 19 世纪

中期到20世纪的一些文学大师创造的新方法,让作者只是帮助读者看到人物的形象、活动及其周围的环境,甚至直窥人物的内心活动;但是作者并不出场,读者看到的是作品里的情景,听到的是作品里的人物的声音。海明威的有些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叙述者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作者的化身,而是书中的一个具体人物。作者退居一旁,读者就能直接进入作品反映的生活之中,感到他是独立地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接受了经过作者加工的第二手材料,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太阳照常升起》是通过主人公巴恩斯之口说的,因此情节的发展受到巴恩斯的经历的严格限制,事情的陈述也带有巴恩斯的思想感情的色彩。

(二) 大量采用大段对话,使之成为一种有力的表现手段

别的作家常常用陈述、描写和说明来展示环境,展开情节,刻画性格和阐明主题,但海明威却常常用对话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批评家们指出海明威有一副极为敏感的耳朵,能够辨别人们谈话中极为细微的差别,而且善于使用一种“风格化了的口语”表达出来。他从亨利·詹姆斯那里学到对话的戏剧化,但不像亨利·詹姆斯需要用那么多的“舞台指示”来说明对话的背景、说话人的思路和说话时的神情。一句话,他是用对话来代替叙述。《丧钟为谁而鸣》里,玛利亚及其家人的遭遇就是通过她的口述,同样,比拉尔在瓦伦西亚的经历也是由她自己口述的。短篇中的经典,尼克故事中的《杀人者》,对话最有光彩。翻译成中文才8000字的小说一共写了7个人物,背景是淡化了的,性格不作分析,心理反应不着一字,全靠对话中的细微之处传达主题的信息。比如两名杀手一进餐馆说的头两句话:

“你们吃什么?”乔治问他们。

“我不知道,”其中一个说。“你想吃什么,艾尔?”

“我不知道,”艾尔说。“我不知道想吃什么。”^[2]

有这样来用餐的吗?这是第一个暗示,说明他们不是来用餐的。

(三) 在特定情况下偶尔使用一些古代英语和外语,以期达到特定的效果

比如《丧钟为谁而鸣》里的人物,有时说一点近似英语的西班牙语,

既提供地方色彩，又不给读者造成语言障碍；有些人还说一点古代英语，表明他们是山民。

二、用板斧砍过的文风和“冰山”的语言

正如瑞典文学学院的《授奖词》所讲的那样，海明威的文风和语言是他“精通现代的叙事艺术”^[3]的体现。

（一）实现“冰山”风格的具体文字手段

1. 适当选词

在《艾略特夫妇》这个短篇的开头，海明威就写道：“艾略特夫妇力求有一个孩子，只要太太受得住，他俩就努力尝试。”^[4]接着，海明威交代了他们恋爱的经过：他们是在茶室里跳舞，可妮莉亚抬起头，凝视艾略特，于是艾略特吻了她，结果他俩成了亲。再往下，海明威写他们到巴黎，“在巴黎也试着生孩子”^[5]。以后又到了第戎，“离开第戎之前，他俩仍然几次三番地尝试着生孩子”^[6]。我们由此入手，仔细体味海明威的用意，便不难发现，这对夫妇没有爱情。海明威的主要用意在于写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妇的结合。在海明威看来，这种结合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再没有比无爱的婚姻更令人惊心动魄的了。但海明威在文字运用上却不露声色。尤其是不直截了当地说明他们没有爱情。他只说他们尝试生孩子，甚至从头到尾都在“尝试”，“尝试”这个字眼自然是海明威精心挑选的。透过这个字眼，我们可以感悟到这两个人的不幸结合。“尝试”这个普通的字眼，在这篇作品中成了点睛之笔，余味无穷。

再如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的妻子问威尔逊：

“你什么都打吧？对不？”

“啊，什么都打，”威尔逊说，“确实是什么都打。”她们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他想，最冷酷，最狠心，最掠夺成性和最迷人的。^[7]

3个“什么都打”，4个“最”。这里的“打”显然不是指野兽。这以后就发生了麦康伯的妻子夜间离开帐篷两小时，去“换换新鲜空气”的事。

“什么都打”的弦外之音在这里是不难领悟的。类似这样含义颇深的字眼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我们留心这些字眼，就能领悟到海明威隐藏在这些字眼背后的真正用意。

2. 有限间隔

以《在密执安北部》的那段描写为例。吉姆和莉芝在仓库的遮雨棚里坐了下来，吉姆的大手放在莉芝的腿上，莉芝说“别”，说“不可以”。但“无论吉姆还是吉姆的大手都没有理她”，接着，“地板很硬。吉姆把她的衣服掀了起来，并且还要对她干什么事哩。她很害怕，可是她需要它。她很接受它，但是它又让她害怕”^[8]。吉姆和吉姆的大手“没理她”与“地板很硬”之间有个叙事的跳跃，或称“间隔”。如果加上这样的叙述：“吉姆把她按在地板上，并且把自己压到她身上，她感到地板很硬”，这样的“间隔”就不存在了。这段文字便成了很平常的叙述，回味的余地就没有了。相反，如果我们把间隔拉大，连“地板很硬”也不要，这样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仍坐着，躺倒的情节不存在了，显然不能表达原作的意图。这就是省略过多了。

3. 分切交代

熟读海明威可以发现，分切交代是海明威引导人们去认识他书面以下的深厚冰山的惯用手法。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或某种事物，导演用特写镜头将其分为若干个局部。海明威用的不是镜头，他用的是文字。他很少长篇大论地交代一个人的外貌、出身、经历、个性，他往往把这些分切开来，一点一点地在情节发展中进行交代。海明威也分切交代某种事实，特别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那些事实，他从来不一下子讲出来，让人一目了然。相反，他把这事实一点点切开，一点点地泄露出来。“奇怪的是它一点也不痛”；“千真万确。可我感到非常抱歉，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你瞧那些鸟儿，”他说。“到底是这儿的风景，还是我这股气味吸引了它们？”“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锯下来，这样就可以不让它蔓延开去了”。这4句话都引自《乞力马扎罗的雪》^[9]，海明威在这里就已经反复暗示了男主角的身体出了问题——腿有毛病。终于，又经过了反复数次的交代后才开始的长篇对话中说明了“我”的腿生坏疽了。至于是怎么生的，为什么会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生，又在之后的叙述中一点一点地交代出来。海明威始终让这件事被藏着、捂着，每次提及，都只泄露一点，这样牵了读者的鼻子走。每走一步，读者似乎搞清了什么，又似乎还有什么没搞清，还想继续搞清。这

样的手法，称为不停地设置悬念和伏笔似乎也是可以的。

4. 重复效应

在《白象似的群山》中，海明威写一个男人带着一位姑娘去马德里做了一次违法的堕胎手术。姑娘的过去和将来都被毁了，姑娘吓坏了。贝茨认为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过的最可怕的副故事之一”。但海明通篇没提堕胎的事情，也没交代姑娘吓坏了，被毁了，而只是淡淡地写他们等车，喝啤酒，说话。但读者会从表面似乎淡淡的谈话中感悟到海明威所暗示的残酷的事实。这里作者借助了重复效应。海明威让姑娘谈山，而让那个男人谈“简便的手术”，姑娘谈了3次山，而那个男人谈了不下5次手术。姑娘第一次说山像一群白象，男人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头象”。显然男人不喜欢这个话题，他想把话题转到那个“简便的手术”上去。果然，他提出来了。这回姑娘默不作声了。于是男人第二次谈手术，说他见过许多人“都做过这种手术”。姑娘说：“如果我去做了，那么倘使我说某某东西像一群白象，就又会和和顺顺的，你又会喜欢了？”^[10]姑娘显然是在抢白。然后男人第三次谈起：“手术非常便当。”姑娘说我们再“不可能过上舒心的日子了”。接着男人第四次动员姑娘去做手术。姑娘请求他别再讲了。男人第五次说：“做不做对我完全一样。”姑娘说：“你再说我可要尖叫了。”^[11]海明威反复让男人谈论手术，但始终没说明是个什么手术，但从两人的对话中，从姑娘对男人的谈论手术的态度中，我们已经揣摩出是怎么回事了。这里重复的话题显然起了作用。再看《杀人者》中重复的话语。在小说的对话中，两个杀手一口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反复使用达25次之多，我们从中看得见他们的神态，结合情节，就不难发现“聪明的小伙子”分明起了说话人挖苦、挑逗、自得、嘲弄等作用，大大增添了对话的色彩感和现场惊悚感。

(二) “冰山”风格在文字效果上的具体体现

1. 叙事状物的镜头感很强烈，有时简直可以称为“镜头化”。

他常常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物体在空间的分布；一桩桩，一件件地平铺直叙，逐个交代。观察视角常常是从叙述者、书中人物，甚至动物的角度出发，描写他（它）们眼前的情景或内心感受。作者似乎只是起摄像机的作用，把所有的一切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样摄取的视野一般比较狭窄，但是清晰度较高，给人的印象十分具体和强烈。有时，一张张狭窄的局部的

画面也能积累起来，连成一片，构成一幅比较广阔而完整的图景。有时候，海明威的笔还像摄像机运用景别一样——全景、中景，以至特写，先勾勒出一一般轮廓，再工笔刻画细节，最后把一幅完整的图画展示在读者眼前。在《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里，主人公乘车追猎奔逃的野牛，起初远远望去，野牛像黑色的油槽车；接近一些后，不但看清了野牛的体型，而且看到它是灰色的，无毛的，遍体结疤的；最后驱车靠近，便进一步看清了野牛庞大的身躯，稀疏的牛毛，毛上附着的沙土和张开的鼻孔。

2. 海明威常把环境、人物、活动三者融为一体。

他对环境十分重视，一贯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过3个因素中的关键是活动，活动把环境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它生命和意义。《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一段描写斗牛节日清晨的情景，环境分为3个地点：一是城郊牛栏，二是城里狭窄的街道，三是斗牛场。人物和活动分成相互区别而又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两条线，一是奔跑着的公牛和人群，二是俯视奔牛和人群的陈述者。拼命奔跑的凑热闹的人群和尾随而来的牛群构成主要活动，把牛栏、街道和斗牛场连接了起来。

3. 海明威（以及他笔下的人物）重视感觉经验，因此作品中常常描写五官感受，并且善于把抽象的感觉具体化。

具体说来，他常用下述几种办法：（1）描写引起人物喜怒哀乐的外部因素。（2）描写人物受到外部因素刺激后作出的反应，即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外部的行动如何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当安塞尔莫因炸桥被飞来的钢铁碎片击中死去时，罗伯特·乔丹感到一种几乎压倒一切的悲愤，但是作者没有用一个词来直写安塞尔莫的伟大或者乔丹的心情。书中描写了安塞尔莫的服装和健壮的小腿，表明了他劳动人民的身份。他身材矮小，头发灰白，却自告奋勇，扛上沉重的炸药包，跋山涉水，深入虎穴，勇敢作战，最后牺牲，这表明了他朴实的崇高与伟大。这个具体的形象和它使人联想到的内容就是引起乔丹敬佩和悲愤的客观因素。乔丹踢开路面上的钢铁碎片，揭示了他内心的悲愤。他把枪扛在肩上，手握枪管，一步步走上山丘，而不是像别人那样飞奔而上；他对桥对面的战斗进程漠然置之，表明他悲愤的心情十分强烈，以致忘记了个人安危。海明威对读者从不指手画脚。他只是进行客观的描述，并希望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念，产生共鸣。安塞尔莫死后，作者没有一句评论的话，但读者却深受震撼，几乎能活生生地感受到乔丹所感受到的一切情

感。(3) 象征手法的运用, 给抽象的感情赋予具体的形象。在《永别了, 武器》中, 海明威以雨水象征不幸和死亡, 运用得非常成功。第一章就写到雨, 说: 秋去冬来, 阴雨连绵, 雨水带来了霍乱, 造成七千士兵的死亡。后来意军溃败, 亨利从军队开小差逃走, 其间雨下个不停。亨利和凯瑟琳重逢, 夜里沉醉在纯真的爱情里,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已经雨过天晴。但是, 他们直到在高山深处的农舍里住下, 才完全摆脱雨水。无雨的牧歌式生活持续了几个月。不久, 春去冬来, 又下起雨来了。自此直到凯瑟琳死去, 亨利独自一人冒雨走向宾馆。全书结束, 雨水的阴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雨水的出现和不幸的出现, 总是紧紧交织在一起。读者读下去就逐渐感觉到, 只要下雨, 不幸就会接踵而来。

(三) 对“冰山”语言风格的总结

如前所述的这些艺术特点, 都建构在海明威独特的文风和语言基础之上, 这正是他最为外界承认与推崇的地方, 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的原因。关于此, 贝茨有一个著名的比喻: “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这是说海明威的写法极为精练简约。粗粗看去, 海明威的文体似乎很单纯: 他常用结构简单的短句子, 或者是并列句, 用最常见的连词联系起来; 选用最普通的日常用语, 不大用形容词, 要用也是最平常的词, 而且常常重复。但是, 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一大革新, 切中从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英语文学中文风芜繁的弊病。那种令人隔膜的“大字眼儿”, 花花绿绿的“比如”, 冗繁复杂的句型, 总之, 一切毫无创作个性的文章俗套都被海明威砍个精光。所以说, 这位手拿“板斧”的作家“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 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 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 眼前豁然开朗, 能有所见”。贝茨经过比较和研究, 得出结论说, “随着亨利·詹姆斯复杂曲折的作品而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 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 被海明威“剪了个一干二净”^[12]。这样干净、单纯的写法是海明威文体的特色, 在他的作品里不胜枚举: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 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 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 把一切抛在后面, 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13]

经过翻译,文字的原貌,包括它的节奏等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损失,但是海明威那种朴实自然、干净节约、清醒爽目的风格仍然保留了下来。后一段文字写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法西斯分子进攻前夕逃难的场面。这段不到100字的描述有条不紊地描绘了撤退的混乱。

仅仅指出文风上的特色还不能完全说明海明威小说的艺术风格。这属于表现形式的范畴,还得看形象的内涵,也就是说“冰山”似的语言下所隐藏的内容、感情、思想。他意在使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追求尽可能深远的效果。他打过这样的比方:“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作家所依靠的是思想感情,即“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这并不是要求作家把这八分之七和盘托出,相反,应该把它深藏在水里,以加强八分之一的基础。

露出水面的是形象,是作者写出来的部分,也就是读者看见的部分;深藏海里的是思想感情,是作者省略的部分,也就是打动读者的部分,尽管作者将其“省略”掉,读者依旧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所以,重要的是内涵,是深藏在形象背后的思想感情。它们是表里、显隐、实虚的关系。内涵越深,形象越能打动人。在海明威那里,感情万分激动之时,正是他格外含蓄之时。《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在凯瑟琳死后,不顾护士阻拦,一定要进屋看一看她的遗容。亨利连遭战争打击,凯瑟琳是他唯一的温暖,而她的死则是现实给他的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打击。换一个作家,也许要亲自跑出来洒许多伤心的泪水,或者生怕读者不动情,要把自己的感情统统形象化。可是海明威充分信任读者,在情节的高潮不着痕迹地写出主人公悲哀、孤寂而又麻木的神情: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

“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请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有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走出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14]

这个结局海明威“改写了三十九遍才感到满意”^[15]。这个高潮海明威没有“写到头”,“写到顶”,而是留有充分的余地,为读者张开想象的翅

膀，留下自由的空间。不仅高潮需要节制，就是一般的思想感情，不论恐惧、失望，还是悲愤、讥讽，在海明威那里都不做过分的描写。它们从来都凝结在艺术形象里，包括疏简的描写、人物的动作、电文似的对话、内心独白和偶尔运用的象征手法。在他的笔下，树叶、雨点、河流、道路和山峦虽然都“着我之色彩”，但着墨轻微，把“我”深藏起来。所以，有人甚至说海明威为了写感情而有意丢开感情！

在海明威看来，最不艺术的是冗繁的笔墨。他以《老人与海》为例说明他的观点：这部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写小说里村庄中的每个人怎样谋生，怎样出生，怎样受教育，怎样生孩子等等”^[16]。他还告诫初学者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似的写法。这里海明威并不是泛指一切史诗类的作品，他所推崇的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是史诗性作品的作者，他提到的作家的一本必读书——托马斯·曼的《希登勃洛克一家》也是一部叙事体小说；他所反对的是可有可无的笔墨。可有可无的东西必须删去，因为，凡是对艺术的完整不起好作用的，就必然不起好的作用。铺陈冗繁，旁见侧出，把一切都写尽，只能造成一览无余的后果，而一览无余是“蹩脚的”艺术。

三、海明威语言风格形成的过程

海明威文体风格的形成首先得益于美国 19 世纪的语言艺术大师马克·吐温。马克·吐温那种极度夸张的漫画手法、粗犷的风格对海明威没有多少影响，可是他把日常用语化为自然流畅的文学语言的本领，极受海明威的推崇。他还从他那里学到含蓄的表现方法，虽然含蓄的幽默内容并没有为海明威所继承。19 世纪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那种又是印象式又是客观、冷漠的态度，让形象自己说话、作者不露意向的写法，也是海明威所爱好的。20 世纪的美国家作家中，舍伍德·安德森对于短句单字的运用、葛屈露德·斯泰因主张的单纯与重复、林·拉德纳含蓄的讥讽、依滋拉·庞德的具体与精确，都曾经是海明威学习的对象。他在欧洲现代绘画里也学到了不少表现方式。他的学习过程就是选择和吸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的过程。

海明威刻苦学习写作的精神是可贵的。1917 年，在海明威去欧洲打仗之前，曾经在堪萨斯市《星报》当过 6 个月的见习记者。这家报馆对于新闻报道有自己的“文体要求”：“写短句”，“第一段要短”，“用生动的语

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17]等等。海明威在这家报馆受到严格的文字训练。欧战结束后，他从美国到巴黎学习写作，刻苦地反复训练自己怎样用一句话陈述一事实，逐渐形成自己含蓄简约的文体风格。在此后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对表现形式的要求，他每天写作之前，总要把前两天写的重读一遍，甚至从头改起，为的是把“字眼儿弄准确”，以致《老人与海》改了200遍之多。他的工夫主要花在删节上。这样，速度慢了，字数少了，但文体风格一眼望去就是海明威的，绝不会与别的作家混同。“人们不应该忘记他叙事的技巧。”“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复推敲，悉心剪裁，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这样，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18]让我们再次用《授奖词》里的两段话来做个结尾——精简省略的“冰山”似的语言，是文学语言由繁到简的一次发展，这种高层次的简略对今天的叙事文学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注释：

- [1]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1098页。
- [2] 海明威，《杀人者》，曹庸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313页。
- [3]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1098页。
- [4] 海明威，《艾略特夫妇》，孙梁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183页。
- [5] 海明威，《艾略特夫妇》，孙梁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183页。
- [6] 海明威，《艾略特夫妇》，孙梁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183页。
- [7] 海明威，《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鹿金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11-12页。
- [8] 海明威，《在密执安北部》，王圣珊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2102页。
- [9] 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汤永宽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63页。
- [10]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翟象俊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

-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309页。
- [11]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翟象俊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311页。
- [12] 赫·欧·贝茨，《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赵少伟译，贝茨《现代短篇小说》，1943，第6页。
- [13] 海明威，《桥边的老人》，宗白译，《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第95页。
- [14]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汤永宽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第286页。
- [15] 乔·普林姆顿，《海明威访问记》，《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页。
- [16] 乔·普林姆顿，《海明威访问记》，《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页。
- [17] 阿瑟·华尔多恩，《海明威的生平》，汤永宽等译，《永别了，武器》，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第441页。
- [18]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1099页。